敦煌行吟

□ 于菊花

大漠的风掠过千年时光,将驼铃的碎响揉进鸣沙山的褶皱里。我跋涉在丝绸之路上,看四季的风穿过岁月的风口,在日落黄昏时抵达这片苍茫戈壁。沙粒倒流的轰鸣里,隐约听见战鼓擂响,那是英雄的魂魄在旌旗猎猎中化作传说,每一粒沙子都沉淀着人间沧桑,在戈壁的胸膛里酿成一部部史书。

敦煌啊,你的名字里藏着多少牵挂?

是"大漠孤烟直"的辽阔,是"古道西风瘦马"的苍凉,还是胡杨千年不倒的倔强?这些意象交织成西部的脊梁,在丝绸之路上蜿蜒成永不褪色的精神长卷。莫高窟的飞天壁画还在流转,千佛洞的彩塑低语仍在回荡,那些被岁月吻过的壁画,用斑驳的色彩诉说着丝路的记忆,在时光的崖壁上凿出震惊世界的东方艺术殿堂。

走进洞窟,壁画上的灵韵正从斑驳色彩中溢出。飞天的指尖轻拨时光的弦,反弹琵琶的清音里,有盛唐的月光在流淌。风在岩壁刻下印记,沙砾在掌心诉说永恒。

此刻敦煌研究院的修复师正用显微镜缝合时光的断层,藻井的莲花从像素中重新绽放,供养人画像的眼眸里,流沙与光纤正在重构时光的印记。

飞天的裙裾掠过千年光阴,指尖犹带盛唐的百花凝香,那些飘带舒展的弧度里,藏着人类对美的终极想象。月牙泉在沙海深处低吟,用一汪清泉的倔强,谱写出生命与荒漠抗衡的诗篇——你看那粼粼波光,既是日月星辰的镜像,亦是文明永续的隐喻,在风云变幻中与时代同频共振。

揽一缕朔风入怀,千尊佛的密语,在风雨剥蚀的壁画上晕开千年沧桑。抓起一把沙砾,就能触摸到鸣沙山的体温——黄沙掩埋了古战场的刀光剑影,却掩不住胡杨根系里奔涌的生命绝唱。月牙泉倒映着日月,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凝练成永恒的惊叹,而那两座相望的关城,在文人的诗篇里沉睡又苏醒,化作历史长河中永不沉没的舟。

落日熔金,将古城垛的烽火重新点燃。我看见戍疆将士的酒坛碎在月光里,马蹄声碎了边关的雪,他们用热血在寒暑中刻下守望的印章,祭奠那散落在风沙里的兄弟。商贾的驼队驮着月光入关,又载着星霜出关,繁华与苍凉在玉门关外轮番上演,唯有砂石坚守着小方盘城的残垣,如一位忠诚的老者,守护着丝绸之路的咽喉。

黄沙漫过阳关古道,将驼铃的余韵埋进焦日的阴影。曾几何时,你是商旅云集的喧嚣都会,是金戈铁马的边塞要冲,彩旗与号角里翻涌着浩浩气象;而当繁华褪尽,你又在孤独中缄默成谜,让后人在残垣与经卷里打捞失落的传奇。走进敦煌,每一眼都是与时光对望。灵魂在壁画的神韵里震颤、在沙海的浩瀚中沉醉,连梦境都染上了飞天的羽衣。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敦煌,风沙吹不散。当我捧起月牙泉的水,那滴千年的晶莹便顺着指缝渗入血脉,在心底长成一棵胡杨,永远向着太阳的方向,倔强而葱茏。

敦煌,你是时光淬炼的琥珀,凝结着五千年文明的厚重肌理,任历史云烟翻涌,始终闪耀着东方智慧的光芒。当新时代的丝带在莫高窟前飘扬,这座凝聚艺术魅力的宫殿正敞开胸怀,邀四海来客共饮千秋文明的甘醴。

雨燕

□ 亮子

雨燕喜欢不停地在空中快速盘旋、飞翔。它短短的尾羽像一柄精巧的飞梭,在气流中校准方向,这是它翱翔在天空中的珍宝。当然最令我羡慕的不是它的这些外表给予我的欢喜,而是它在暴风雨中完成蜕变——那与命运搏击的孤勇,至今仍在我内心震颤……

雨一直在落。草地上绿油油的,一走近我仿佛就理解了茂盛和葳蕤的景象。在这样一个夏日静谧的午后,撑着雨伞看着青草们在雨水中自由地生长。我喜欢听白杨树林中发出的风声;比如,静静地凝望着落日;再比如,雨天的时候特别喜欢听雨水的声音,边走路边听,直到雨幕把我和远处的河面与芦苇一起遮蔽起来。

这时候雨燕就该出场了。其实它在我的身边生活已经很长时间了。

静静地站立在河堤上,一群雨燕尽收眼底。它们飞得速度惊人,在斜风细雨中盘桓、飞跃,偶尔发出嘶鸣声能辨认伙伴并发出一些信息。说它是雨水中的歌唱者或者使者,都是小瞧了它的本事;它是有着多般变化的飞行高手,这还不够;它们一会贴着草地飞行,一会儿又冲向天空,把头抬得老高,仿佛这是它们游乐嬉戏的小儿科。

在这雨后初霁的天气里。我只想关注那些细小和温柔的事物。比如雨燕——它们总是不停地飞,翅膀划开湿润的空气。我在想,它们的巢穴建立在哪里?它们以什么为食?又是怎样迁徙的。

花园里的小叶榕生长着密密麻麻的叶子,夏风徐徐经过时,叶子上有轻微的波纹在闪动,有点像平静的縠纹,丝绸一样有些褶皱但又给人光滑和细腻的清凉;有高大的雪松,它的枝条几乎要垂到地面,盛大而威武,它能遮挡住夏日的烈日,也能经得起冬天的大雪;能落下柔软松针一样的水杉树,是那样的笔直恍若一把利剑直插云霄,头顶的云都有被刺破的危险,随时会落下雨滴来。

我仔仔细细地围绕着家乡的青泥河转圈,我是下定了决心要陪伴我身边的这些植物和动物们的,我的目光跟随雨燕在河面上上下翻飞。如果把水面一击和浮光掠影集合起来,再把蜻蜓点水和转身回望当作一场演出,那么,雨点和铅墨色的天空就是由雨燕主演的这场演出的背景了。倘若再加上池塘里的荷花和荷叶的点缀,雨燕就是这天然舞台的勇者,仿佛天地间没有什么能束缚它的翱翔。

雨燕是迁徙类的鸟类,身形娇小,自由活泼。它们在雨天里的活动和晴日里大不相同,有了雨水的洗礼仿佛它们才拥有更加卓越的飞行技术。它们给了我挑战生命的勇气和力量,它们不再只是单一的、翻飞的燕子,它们是我的伙伴,让我产生亲切的感觉。

整个下午的河面上,雨水保持一种通畅和柔情,从沿着河堤的柳树和柳枝上滴下来,从一排排的桂花树上落下来、从大理石栏杆的肌肤上落下来、从公园里的凉亭上滴下来、从人字形的帆船雨棚上落下来。一直这么零落着,有了节奏似的。雨燕在河堤边的草坪上开始狂舞,身影掠过草地,几乎就是擦着小草的头飞过去的——是在找食吃还是仅仅在展示飞翔的技巧?一只接着一只,一个紧跟另一个,成群结队,争先恐后,但又不失从容和淡定,上下翻飞,自由穿梭。

我总觉得这群雨燕的飞舞,就是轻轻奏响的钢琴曲,它们黑色的身影下和鱼肚白的腹部真是像极了钢琴的黑白键。更重要的是眼前浮现出的场景,波浪一样的雨燕们把雨水和河面隔开了,而它们就宛如被风扬起的绸缎,起伏流转,仿佛就没有停歇的意思。只有那坠落的雨滴才能懂雨燕的秘密——它们穿越雨幕的身姿带着闪电般的光亮——那是对所有困境最优雅的突围。这是雨燕的使命,也是它们独有的绝技,是雨燕教会了我将逆境谱写成诗……

"落花人独立,微雨燕双飞"。多么好的诗句啊!我常常念及诗句中的情景,在落花的时节一个人独立雨中,想起往事和过往,眼前的雨燕一遍遍斜织着曾经的年华和时光,是真实也是梦境。

我也写一句诗给你吧,雨燕。你是歌唱着的百灵鸟,来年雨水密集的时刻你还会准时回还吧,来吧,我仍站在你尾羽掠过的风中,做你沉默的击掌者。

松涛岩鸣

□ 罗小平

千年的古松连接起深岩的脉络
向着天空的身躯
屹立成生命庄严的序章

岩石高挺着胸膛
用青春之姿与清峻容光
吸引着飘荡的种子和游人的目光

松针在风中对碰交响
把岁月之河冲刷出的鬼斧神工谱成乐曲
等待协奏的音符荡漾起碧绿的波涛

那岩石缝中透过的探望
是来自新奇世界最纯真的呼唤
传承之光将因此照亮

风吹谷坨村

□ 王连芳

夏天的风,钻进谷坨村
如同母亲唤孩子吃饭的一声吆喝
叫醒了尘封的童年

炊烟升起来有歌声托着
核桃穗掉下来有瓦顶接着
青杏提着红灯笼在枝头晃着

院角落记忆中的老物件撒着欢
雕花窗棂间远去的情思若隐若现
竹帘上长出来的是另一种富丽堂皇

庭院里四人一小桌、八人一大桌
油饼子蘸蒜是家常菜
铁锅炖才是农家大招牌

空气里游荡着自由自在
篱笆墙内闪动着光亮热情
身体里流淌着山野自然

夏天的风,叫醒了谷坨村
用童年的故事留住了一群年轻的心
梨树上落下的几只小麻雀
坐在木凳上,也在这么想

兰州的话语

□ 胡仁房

在黄河楼看一本书
听见了兰州方言
满福
不用解释
满福就是非常幸福
比如一碗牛肉面
汤很幸福
面很幸福
辣子、蒜苗很幸福
牛肉也为自己找到了归宿
黄河从兰州流过
就像一本书的一页
兰州写下了兰州的话语
有一个词
是满福

小陇山

〔中国画〕

刘 洲 作

百花

第3325期

在 哈 溪

□ 李 英

你有多久没有贴着地皮闻过青草的味道,有多久没有在林间的草甸上仰望过天空,有多久没有被一朵白白胖胖的蘑菇吸引过。天那么蓝,蓝得清澈而干净;云那么白,白得像搭在我胸前的哈达;草那么绿,绵延不绝,此起彼伏。

我躺在天祝哈溪西岔的草地上,耳边蜜蜂嗡嗡,蚂蚱起起落落,蚂蚁爬上我的脚背。跌水瀑布从高处倾泻而下,那是大山深处的一道光亮,从高处扯下来铺在西岔深处。一片云彩行走在入云的松枝间,松枝由疏及密,云彩也由清晰到模糊。阳光洒下来,草地斑驳,那是光的层次、草的层次。

我的脸贴着细密的草,贴着西岔的肌肤,把这淡淡的芳香,吸进我的肺腑。一时间,这阳光,这草香,这清凉,都在我的血液里奔腾了。

阳光是一位自然天成的艺术大师,侧光,逆光,正面光,因时因地自动调整。我躺在平坦的石头上,一束阳光打下来,正好落在我的身上,像舞台上的聚光灯,一瞬间,我觉得自己很挺阔,觉得自己就是这个林间的主角。

阳光是有味道的,在海边是大海的味道,在草原是青草的味道,在西岔是松枝的味道。光在松林中,形成明暗的线条。光在草地上,绿色在波动,明与暗,深与浅,是绿色系的彩绘。鸟在叫,燕子高飞,雄鹰盘旋在高空,天地间澄澈如洗,空明净朗。

我对白牦牛有不一样的情怀,在双龙沟看到白牦牛时我格外激动,它们像专门等我一样,安静地看着我,如果它们会说话,一定会说,这个乡亲我见过。身边的人们常常笑我,说我就是草原上的白牦牛。我执着地喜欢,执着地爱。

车停在牛路坡,远处是青分岭,山顶有雪,山腰至山脚是钻天的云杉,挺拔高挑,郁郁葱葱。双龙沟就在眼前。松树林一片一片,山谷草地上白牦牛悠闲吃草,旱獭随处可见。沙棘簇拥在一条沙石路的两边,红果子遥遥可见。我把手伸进河水里,河水冰凉。这是一条高山雪水融化而成的河流,这条河汇入石羊河,滋养着下游的人们。

坐在西岔村农家乐的炕上,一抬眼便看见这满山遍野的树。这样的地方适合小住,晴天牵马去吃草,马吃草,我看天,看云彩。雨天,坐在廊檐下,听雨从远山来,那浓密得像针尖一样细小的雨,和我思绪一起飘摇着,这种飘忽着的雨,很轻,很柔软,很美好。听累了,躺在大炕上放飞思绪,想到哪是哪,想到谁是谁,才不去管厚了薄了,深了浅了,远了近了。

西岔东岔中间的红山山脊的一边是草和麦田,没有一棵树,另一边是树,没有一块空地,界限分明得令人惊讶。西岔东岔两个村民小组尽收眼底,养殖棚一排一排,中药材还长在地里,人们三五成群,悠闲自在。

红山上有野草莓,一片一片,结了红红的果,酸甜酸甜。同行的人们发现了蘑菇,我们隔着林子大声喊着交流,喊着喊着,我们都唱起来。

是啊,在哈溪,走着走着就想歌唱。

夏日的交响

□ 梁正虎

大自然最盛大的交响曲,属于夏天。

听,一声闷雷,轰隆隆,从天边滚来。紧接着,一道闪电。风也跟着雷声来了,呼呼的。雨点也来了,哗啦啦……屋檐上的水先是嘀嗒嘀嗒,而后当啷啷地响。

阵雨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雨过天晴,风停了,一只鸟儿站在门前的树枝上,开始唱歌,歌声圆润,婉转动听,里面有好几个音阶。这只鸟我叫不上名字,麻雀大小,却比麻雀漂亮多了。人们把这种鸟叫作"说话雀儿"。

说起鸟儿,夏日就是它们的世界。我听布谷鸟的叫声是"种够——种够——"不过书上说是"布谷,布谷",还有的说是"割麦插禾,割麦插禾"……你听,门前水渠边恰好有一只布谷鸟在叫"种够——种够——"声音浑厚悠远,暗含催人奋进的意味。

初夏,麦苗长起来了,在树荫里传来"咕咕——噔"的鸟叫声,这声音不甚明朗,但感觉有点小可爱。我循声在树林里发现,"咕咕——噔"是鸽子一般大小的灰鸟发出的声音。还有一种水罐子鸟,"咣啷啷"一声,似乎水就从某个容器里倒了出来似的,节奏明快,极富诗意。仿佛这水就倒在我身上似的,整个空气中弥漫着水汽。我好奇鸟用它那尖尖的小嘴,是怎么发出这种声音的。水罐子一叫,老农们就说,天爷要下雨了。

豌豆开花结荚的时候,我们坐在田埂上,边吃豆角,边看蓝天白云,想象深邃的天空。一种叫"节节高"的山雀扑闪着翅膀,在空中逐渐升高,它边飞边叫:"高了,高了。"飞到一定高度,就闪着翅膀停在空中,不再上升,仍然叫它的"高了,高了"。看上去,它在给我们唱歌和表演舞蹈。叫一阵,忽然像箭一样射入豆田中。在快速下落的过程中,它又改变了叫声,节奏极快,但一头扎入豆田后,便再也听不见它的叫声。

油菜花开的时候,金黄一片,整个田野充满了油菜花的清香。蜜蜂在花间嗡嗡地闹着,青草间,蚂蚱的叫声虽不大,但却很有节奏,"唧——唧——"的鸣唱,似乎暗合着天地间的某种韵律。

夏日的黄昏,我们坐在树下乘凉,哇——哇——哇,就听见蛙鸣如潮,从河边传来。河边浅水汪里,绿色水藻下面,孕育着的小蝌蚪,似个黑点儿,摇摆着它的小尾巴,游来游去。不多日子,这些黑点儿变成小青蛙,跳上岸,就这样完成了生命的变形记,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奥妙。

这些声音构成夏日的交响。